

文藝的畸人

小泉八雲講
待 祐 譯



文學的畸人

譯者小引

這書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由東京北星堂出版的；那編者是講演者的學生，名田部隆次，他在原書的前面寫着這麼一段話：

「這下面的兩篇講演的課程是 Lafeadio Hearn（小泉八雲）先生講給東京帝國大學一八九九年畢業班英文學系的學生們的。

「書中的十篇之八，是在這裏第一次出版，另外的兩篇“George Borrow”與“Thomas Lovell Beddoes”是會印在 J. Erskine 教授編的文學與人生（Life and Literature）一書中。那篇附在書尾上的附錄，是在幾年後作爲一篇論各種題目的特殊講義而作的，現今是收在文學的解釋（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一書中，那也是 J. Erskine 教授編的。

「小泉八雲很少論一個題目講演兩次，而這篇“William Blake”便是這些很少的特

例中之一。我們很願意使讀者們注意到，在這討論同一的題材的兩篇演說裏，那風態是怎樣地不同。」

關於這書的成立便是如此。至於小泉氏在中國已是一個稍熟識的作家了，也不必再來介紹。拙譯西方文學論集（北新版）一書，也是選的這作者的稍長的八篇講演，喜歡讀小泉氏的文章的人可以作為參考。

我初譯了這些篇文章時，曾在語絲週刊上繼續發表過；但其中的第九篇，是被當時的編輯先生失落了，現今所有的是第二次的譯文。

最後，關於這本書中目錄下的兩列大題目，我還得要來聲明一句；那原文本是有着分別的：“Strange Figur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與“Curious Literary Figur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我在中文裏尋不出適當直譯的字句，只得簡單譯成「十八世紀文學的畸人」與「十九世紀文學的畸人」了。這一點要請讀者的指正和原諒。

目錄

譯者小引

(十八世紀文學的畸人)

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	1
曼德微若(Bernard De Mandeville).....	二六
譚拉斯碼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	三六
威廉·貝克佛德(William Beckford).....	四三
克利士陶佛·斯瑪爾特(Christopher Smart).....	五三

(十九世紀文學的畸人)

喬治·包羅 (George Borrow).....	六三
路易斯僧 (Monk Lewis) 及恐怖與神秘派.....	七三
卓馬士·洛凡爾·貝多斯 (Thomas Lovell Beddoes).....	八八
富爾特·賽威支·蘭德 (Walter Savage Landor).....	九七
卓馬士·勒夫·皮珂克 (Thomas Love Peacock).....	一〇二

附錄

布雷克 (Blake)——第一個英國神秘家.....	一一〇
----------------------------	-----

文學的畸人

威廉·布雷克 (William Blake)

在十八世紀偉大底文學家中不下四個人曾是瘋狂的。其中的一個，在他的全生涯中是確實地瘋狂；另外的人們只是在不規則底間隔中。他們中的兩人完成他們的工作只是當他們的心靈在健康狀態的時候；另外的兩人只在精神錯亂時作了他們的極好底作品。在特殊講義的一學課裏，這四個人全是值得講論的；但是關於斯微夫特我無需多告訴你們。關於他，你們應當知道的，你們大概已經讀過了。另一個人物，那關於珂波爾 (Cooper)，我相信你們是充分地與他熟識了。在布雷克 (Blake) 與斯瑪爾特 (Smart) 兩個人的情形下便是不同了。就在英國，關於這兩個奇異底人的研究也是較新的；並且這兩個人的最好底作品只是在最近才能以便宜

底版本達及一般讀書界。

布雷克，作爲一個詩人，在一個很長久底被忘却的時期後才又復生了。——主要地因爲於當作一個藝術家與一個畫家的他的特殊才幹的新認識。斯瑪爾特的復生是比布雷克的更爲新近的事了。布雷克的復生大部份是因爲那英國畫家先拉菲爾派愛慕他的藝術產品的強壯底興趣所惹起來的。斯瑪爾特的復生全部是緣於已故的偉大詩人羅勃特·布朗寧的熱狂，關於可憐底斯瑪爾特的值得人們記憶的那篇獨特的底創造，他曾寫了一篇詩文。布朗寧的詩的論題我們將要轉來再談；但是現今我們先說布雷克了。

廉威·布雷克是生於一七五七年，約在次一世紀的第一季的收尾死了的——我相信，是在一八二三年——生活到一個極老的人。他是一個買賣人的兒子——平庸境遇的小城市商人，這些人們的財富不足供給他們的兒子受大學教育，但是供給他作了一個彫刻師的學徒，因爲這個兒童在繪畫上顯示出特殊底才幹。最初他是希望學習繪畫；但是當這位青年人知道了這樣教育需要很多底金錢時，他極高貴地告訴他的父母，只是爲他而出這樣底浪費，對於他的

兄弟姊妹們將是一種不公平。所以他自己滿意地學習着一種職業；並且在那上他變成了極精練。在雕刻上工作了數年之後，他自身落在與一個姑娘結婚的情況裏，那位女兒是分有着所有的他的情熱與志望。在他的工作上她是能够幫助他的。最後他棄捨了一個彫刻師的普通工作，而開始作畫——詩歌，寓言，神祕底夢想，所有的這些是驚人地被他自己加以繪圖，有些時候只是用黑與白兩色，更時常地是用奇異底彩色。他發明出一種新類的水彩畫；但是有許多繪圖是用手着色的。藝術家們與一些文學者曾認識出這些書籍是多麼美麗多麼驚奇；但是一般大眾並不購買它們；布雷克到底怎樣能够生活，那是一個大謎。雖有一切這些失望，無論如何，他活着而且工作着直到七十歲。——身後遺下一百種以上的冊卷，驚奇地插畫了的，全是沒有付印。他的妻是比他多活了些時候，但不幸的是她把這些書籍託負給一個牧師，而他相信布雷克是一個危險底思想者。他讀了這些書籍，很被他在書裏所尋到的一些思想所震驚；於是爲着防止它們腐化了基督信徒們的心靈，決定它們是必要被毀壞的。因此這位可憐底熱狂者費了兩天去燒布雷克的書籍。對於藝術的損失，可以從這種事實來判斷，那現在遺留給我們的布雷克的作

品的少許——那現在是保存在英國博物館裏——是值數萬鎊的；同時在他的生涯中所出了的任何一本書籍，那買價只有一個富人才能付得起。

布雷克的藝術作品我們無需再多佔我們的時間了；我們必須只論這人與他的詩。這種詩，在它出產的當時，是與英國文學中的其他任何作品都不相同，並且就是今天它仍在它的同類中幾乎是無比的。它們中的精粹你們可以幾乎在任何好詩文選集中尋到——我設想你們必然會讀過他的一些斷片，這例如那有名底「虎」，這是在英語通行的世界的每一部份，兒童們都暗誦得過來的。在那種場合，你們必會注意到這些詩是多麼驚人地單純，而仍然它們在心靈裏是遺留下怎樣一種奇異底歡快。但是你們在詩文選集中所易於見到的布雷克的那些詩，是不能一般地代表出作為思想家的這個人的文藝底特異。他的詩中有一些是絕對地不可理解。沒有人會能夠解釋它們，並且十之八九沒有人會想要從事解釋。這種理由蓋是布雷克在他的全生涯中，是瘋狂的。但他的瘋狂，是屬於極溫和一類的，並且只是顯現在在他的少數的詩中。那一部份是一種宗教底瘋狂；但一部份無疑地，是一種遺傳。他的生涯的全部，在他的周圍，他看得

見每一種幽靈，清楚得就如同他們是活人一般。當他只是四歲的時候，他看見上帝從一個窗口看着他；還是一個兒童他到野地間去遊玩的時候，他看見天使們坐在樹上，並且他看見小妖精們在道邊候着他。他相信他生涯中的每一種動作是被精靈們感印了的；並且就是在死床上他還說，他所歌奏的詩全是被天使與精靈們誦讀給他的。一種事實，可以部份地說明這種心靈的特殊情況，便是那布雷克的家族曾是斯威典包爾哥的教條的熱心底追隨者；並且那斯威典包爾哥主義是這個兒童的心靈的最初發展的特殊媒介。但是我們在找得到這類的想像力的地方，我們時常尋到它是與叡悟的特殊材幹相聯絡着的。在布雷克的這種場合，我們有了這種力的最奇異底例。他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有一天他的父親領他到一個有名底雕刻家黎朗子的家裏去；這個孩子說道：「父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面孔；他看着好像一個定命被絞死的人。」十二年後，黎朗子因為一種重大的犯罪而受審判了，定了罪，絞殺死。像布雷克領有的這樣底一個心靈，就是在宗教的園地中，若沒有看到他的同時代的人們所夢想不到的東西，那才確實是奇異的呢。並且像這樣底知覺作用在他的詩文中是不缺少的。例如，下面這起羣底幾行詩，題名為

「普遍底人性」，你想是怎樣。

當那種子熱心地守望着它的花與果而等候着，

它的小靈魂不安地窺進那明晰底蒼穹，

看是否那飢餓的風與它們的不可見的陣列已經展開；

同樣那「人」便從樹，草，鳥，與獸中出來窺着，

收集着他的不朽底體幹的散撒着的部分，

作成那有生長力的萬物的原形。

痛苦地他嘆息，痛苦地他勞動在他的宇宙裏；

鳥瞰着深淵的那悲嘆，或是狼俯着被害者的那吼叫

以及那家畜那風的怨鳴。

凡是一棵草生長或是一片葉子發芽的處所

便看見，聽見，感覺到那「永恆底人」

與他的所有的哀愁，回到他再回到他的古老底幸福。

布雷克當時的人們關於這樣詩節必是怎樣想呢？定然他們想這些詩是瘋狂。無論是否是
被瘋狂所感印了的，它們所表現的思想在今天必不能想是瘋狂了。這甚至是那論所有的生命
是一個的十九世紀哲學的常套語；並且這詩中沒有東西是東洋哲學的學生所不熟識的。

但是我們不能夠看見布雷克總是在這樣底高度上。他的普通底形勢是更多單純——甚
至單純到欺騙的限度。我的這種意思，你們將以那從「經驗之歌」中選出來的一例最好地可
以理解了。

文學的畸人

一個失掉了的小兒童

「沒有東西愛旁的像愛它自己，

或是同樣地尊敬旁的，

或者知道一個比它自己更偉大的

在思想上是不可能的。

「父親，我怎能更多地愛你

或是我的任何兄弟？

我愛你像那在門邊

啄食着碎屑的小鳥。」

牧師坐在一旁聽見了這兒童；

在顫慄着的熱意中他捉住了他的頭髮，
他曳着他的小衣服領着他。

所有的人們全贊美這僧人的盡職。

高高地站在祭壇上，他說：

「看哪，這是怎樣底一個惡魔！

他指示出理論來判斷

關於我們的最神聖底神祕。」

哭泣着的兒童不能被人們聽見，

哭泣着的父母徒自悲啼；

威廉·布魯克

文學的畸人

他們剝裸到他的衫，

並且把他縛在鐵索鏈中，

於是焚燒他於神聖底場地

在那里許多人們是曾被燒毀；

哭泣着的父母徒自悲啼。

這樣底事情是曾在阿爾比安（註）的岸邊？

當然，詩人是簡單地說着「異端審問所」的故事——兒童同他父親的說話是代表出人類說向宇宙底父親。在這些動人底詩節裏有一類極大的情感底真理。除掉一切「異端審問所」的歷史的不主要底敘述，那些男女與兒童們因為不能信那無法相信的而被焚燒的慘暴，確實是在這些詩行比在一本大歷史中所能顯示的更強有力地顯示出來。另外的，並且是更熟識底

例，關於布雷克的單純的深厚，每一個人必要知道。它取了所有的詩的最單純的形像，——那母親搖着她的嬰兒使他睡寢的歌。

搖籃歌

睡呀，睡呀，光輝底美麗，

夢在夜的歡快裏；

睡呀，睡呀；在你的寢睡中

小小底哀愁坐而微泣。

甜蜜底嬰兒，在你的臉裏

輕輕底希望我能存跡，

威廉·布雷克